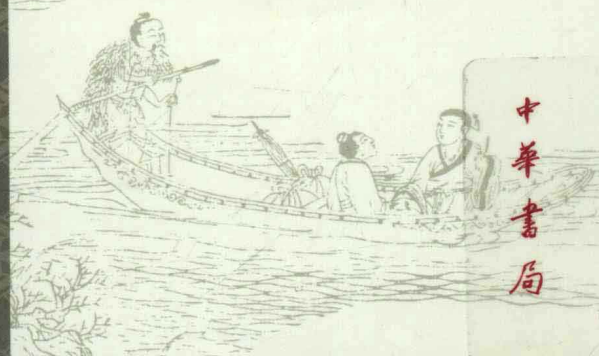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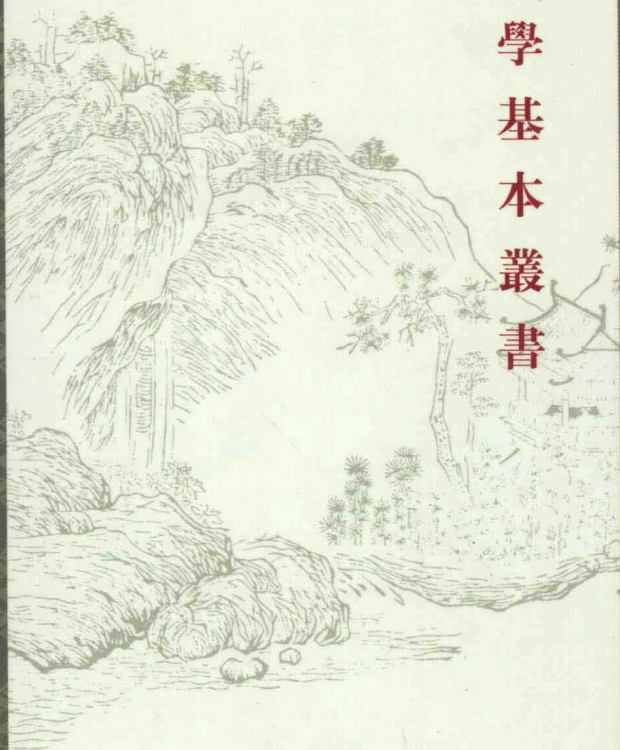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

中華書局

劉克莊集笺校

第三册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劉克莊集箋校

第三冊

〔宋〕劉克莊 著
辛更儒 校注

中華書局

劉克莊集箋校卷一〇

按：本卷詩，起紹定六年癸巳（一二三三），時後村起廢通判吉州，未赴任，端平元年甲午（一二三四）春召赴行在，辟將作監簿兼福建帥司參議官，是年九月除宗正簿，端平三年丙申（一二三六）春，自樞密院編修官任上罷歸。本卷詩迄於是年春夏間。

詩

送真西山再鎮溫陵^{（二）}

父老香花夾路催，朱幡那忍更徘徊？
弓張至此尤宜弛，珠去安知不復回！
海上有艘堪致粟，洛中無篋勝生財。
泉人畢竟修何福？消得西山兩度來。

【箋注】

（二）真西山再鎮溫陵，溫陵，即泉州。輿地紀勝卷一三〇福建路泉州：「溫陵，清源集云：舊圖經謂其地少寒，故云。」宋史卷四一理宗紀一：「紹定五年八月乙卯，起真德秀爲徽猷閣待制知泉

州。」本書卷一六八西山真文忠公行狀：「紹定辛卯，慶壽恩，復寶謨閣待制玉隆祠，明年，除徽猷閣待制知泉州，再辭不允，迎者塞洛陽橋。深村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，城中歡聲動地。」辛卯爲紹定四年，真德秀知泉州在紹定五年。其赴任過莆田，似應在紹定五年底，右詩補輯於此。

水仙花

歲華搖落物蕭然，一種清芬絕可憐。不許淤泥侵皓素，全憑風露發幽妍。騷魂灑落沉湘客，玉色依稀捉月仙。却笑涪翁太脂粉，誤將高雅匹嬋娟。

葵花二首

植物雖微性有常，人心翻覆至難量。李陵衛律陰山死，不似葵花識太陽。

二

下了江南奏凱回，曹公鞅鞅未忘懷。爭知野老門庭冷，旌節無心忽自來。

【箋注】

(一)李陵、衛律，皆漢人，投降後死匈奴者。漢書卷五四李陵傳：「單于壯陵，以女妻之，立爲右校王，衛律爲丁靈王，皆貴用事。衛律者，父本長水胡人，律生長漢，善協律都尉李延年，延年薦言律使匈奴，使還，會延年家收，律懼并誅，亡還，降匈奴，匈奴愛之。」

(二)本詩，曹公，指曹彬。宋初平定江南之主帥，傳見宋史卷二五八。「野老」二句，則紹定六年十月宰相史彌遠死後，鄭清之執政，後村起廢爲吉州倅時語也。

題鄭寧文卷 西山作跋(二)。

昔侍西山講習時，頗於函丈得精微。書如逐客猶遭紉，辭取橫汾亦恐非。箏笛豈能諧雅樂？綺紉原未識深衣。嗟余老矣君方少，勤向師門叩指歸。西山先生編文章正宗，如逐客書之類，止作小字附見。內詩歌一門，初委余哀集，余取秋風辭，西山欲去之，蓋其議論森嚴如此。鄭君試以此意求之可也。

【箋注】

(一)鄭寧，劉宰漫塘集卷二二重修嘉賢廟十字碑亭記：「嘉定己卯春，某始與里中湯泳、張汝汝开、

三山鄭寧來。」文溪集卷五題鄭寧行卷：「雲峰所爲文，曾經真、魏宗工指教，既數年矣，筆力當益進，必不止是編，恨未盡見也。」本卷又有鄭寧示邊報走筆戲贈詩，鄭寧其他事蹟無考。西山集中亦無其文卷跋。

悼阿駒七首^(二)

吾老方期汝亢宗，愛憐不與衆雛同。豈知希世千金產，止作空花賺乃翁。

二

長兄開卷每隨聲，大母繙經亦諦聽。眉目分明無天法，恐緣了了與惺惺^①。

三

北轍南轅有返期，吾兒掣手去何之？夢中玉雪來懷抱，愁絕鄰鐘喚醒時。

四

隔日猶能喚女兒，兒於孝友殆天成。直須見汝蓮花上，纔得胸中一點平。

五

富貴威權得自由，收融二子殺楊修。閑人於物無恩怨，那得倉舒只麼休^{〔三〕}？

六

眼有玄花因悼亡^{〔二〕}，觀書對客兩茫茫。情知淚是衰翁血，更爲童烏滴數行。

七

人生憂患本無涯，強取瞿聃語自排。吾母白頭尤念我，吞聲不敢惱慈懷。

【校】

①「與」，原作「典」，據宋刻本、四部叢刊本改。

②「玄」，原本爲避清諱改爲「元」。據宋刻本及四部叢刊本改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阿駒，按：後村夫人林氏病逝後，於紹定二年續娶陳氏，阿駒當爲陳氏所生，於此年僅三歲。

〔二〕倉舒，據三國志魏志卷二〇武文世王公傳，曹操子冲，字倉舒，少聰察岐嶷，生五六歲，智意所及，有若成人之智，十二歲時卒。

鄭寧示邊報走筆戲贈

曾客驃姚與伏波，慣騎生馬擁瓊戈〔一〕。金臺有命終須築，鐵硯無功亦且磨。見說帛書來汝洛，人傳氍帽迫淮河〔二〕。只今西北多機會，吾子南歸意若何？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慣騎二句，宋史卷三六四韓世忠傳：「早年鷲勇絕人，能騎生馬駒。」

〔二〕見說二句，端平元年甲午八月，蒙古兵至洛，宋師三京之役無功而返。右詩當作於其稍後。

挽劉學諭

徐尤溪鹿脚之婦翁，豐城人，名履（二）。

少游鄉校至華顛，常以蠶鹽養浩然。科舉法行無譽士，丘園禮廢有遺賢。劉蕢下第人稱屈，李漢編文後必傳（三）。問道諸郎皆秀孝，拂雲華表看他年。

【箋注】

（二）劉學諭，徐尤溪鹿脚之婦翁，豐城人，名履，宋史卷四二四徐鹿脚傳：「徐鹿脚字德夫，隆興豐城人。博通經史，以文學名於鄉，後進爭師宗之。嘉定十六年廷試進士，有司第其對居二，詳定官以其直抑之，猶真第十，調南安軍學教授。……改知尤溪縣，真德秀守泉，闕宰南安，鹿脚以不便養辭。」劉履無考。本書卷一四四待制徐侍郎神道碑後半部分已佚，未知其夫人之姓氏。

（三）劉蕢二句，舊唐書卷一九〇下文苑劉蕢傳：「三人者，時之文士也。親蕢條對，歎服嗟悒，以爲漢之晁董無以過之，言論激切，士林感動。時登科者二十二人，而中官當途，考官不敢留蕢在籍中，物論喧然不平之。……登科人李邵謂人曰：「劉蕢不第，我輩登科實厚顏矣。」昌黎先生

集，門人李漢編。

送陳戶曹之官襄陽二首擬

丞相曾參督府謀，郎君今復贊邊籌。彼哉金谷飲長夜，去矣玉關防盛秋。尺度豈能拘快士？功名斷不在中州。習池水滿隄花豔二，安得相陪賦遠遊？

二

幕府秋風事日生，參軍匹馬去兼程①。起爲楚舞何其壯？吟退胡兵在此行。且喜峴山碑有跋，不愁江表傳無名。老儒那復封侯夢？止願躬耕看太平。

【校】

①「去兼程」，原作「戴星行」，據宋刻本改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習池「句，方輿勝覽卷三二〔京西路襄陽府〕：「習家池，襄陽記：峴山南有習郁大魚池，依范蠡養

魚法，當中築一釣臺，將亡，敕其兒曰：「必葬我近魚池。」山季倫每臨此，必大醉而歸。」按：郁後漢人，封襄陽公，即鑿齒之先也。

盱士張季携所注三略訪西山先生，既跋其書，余復題二

絕於卷尾^(二)

張生快士非拘儒，袖出一編相斫書^①。撲蝨捫蚊吾不忍，斷蛇刺虎子何羸？

二

千里從師細講評，橫渠昔亦謁高平。自從受得中庸了，止說西銘不說兵^(三)。

【校】

①「斫」，原作「研」，據宋刻本改。

【箋注】

二題，西山文集卷三六跋張平仲注三略：「三略，先秦書，雖非鷹揚翁自作，要必其遺法。予嘗深詠之，其言治國養民，法度與儒者指意不諄，而斂藏退守，不爲物先之意，則黃老遺言也。子房號稱善用，然最所得者，不過與物推移，變動無常，因敵轉化，動而輒隨數語爾。以此推之，則今傳於世者，正子房所受書也。平仲江張平仲，少嗜此書，爲之傳，義簡而能盡，深而不鑿，所貴乎儒者，正以其靡一物之不知，況兵重事，而可以不知？平仲於是乎有志矣。」按：平仲，即張季字也。同書卷一有贈平仲詩，謂其名希季，而本書只謂季，不知何故。詩云：「去聖既云遠，至理日以冥。言道指虛玄，語性雜精靈。正傳久蕪沒，異學得魁橫。卓哉周程張，磊塊三代英。妙蘊發天地，微言昭日星。後來紫陽翁，抑又集大成。煌煌八書訓，謂論、益、大學、中庸、太極、西銘、易、詩也，凜凜萬世程。學者生此時，坦然有規繩。但患舍康莊，自趨柴與荆。張君江西來，頗嘗得師承。敝衣雖懸鶉，猛志欲製鯨。袖出文一編，其辭峻而清。此士不易有，歸歎更研精。勿受俗學變，而爲寵辱驚。貧者士之常，未合寧躬耕。高門謹勿謁，養此氣崢嶸。不見商歌人，洋洋金石聲。」

三相斫書，鄭樵通志卷一七二：「隗禧字子牙，京兆人也。……太祖定荊州，召署軍謀掾。黃初中，爲譙王郎中，……常從問左氏傳，禧答曰：「欲知幽微，莫若易，人倫之紀莫若禮，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，左氏直相斫書耳，不足精意也。」

〔三〕本詩，宋史卷四二七道學一張載傳：「張載字子厚，長安人。少喜談兵，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。年二十一，以書謁范仲淹，一見知其遠器，乃警之曰：『儒者自有名教可樂，何事於兵？』因勸讀中庸。載讀其書，猶以爲未足，又訪諸釋老累年，究極其說，知無所得，反而求之六經。」高平公，指范仲淹。潞公集卷四有題高平公親書伯夷頌卷後（范文正）。

送湯伯紀歸番陽^①〔二〕

華宗所產必人英，久見諸賢說父兄。荀氏晚添文若出，楊家又有敬之生^{〔三〕}。進堪負荷斯文責，退亦流傳後世名。身老荒村無可恨，獨於佳友尚關情。

【校】

①「陽」，原作「易」，即「陽」之別寫。

【箋注】

〔二〕湯伯紀歸番陽，宋史卷四三八儒林八湯漢傳：「漢字伯紀，饒州安仁人，與其兄千、巾、中，皆知

名當時。……嘗造趙汝談，汝談曰：「第一流也。」江東提刑趙汝騰薦漢於朝，詔免解，差充象山書院堂長。赴禮部別院試正奏名，授上饒縣主簿。江東轉運使趙希堅言：「漢今海內知名士也，豈得吏之州縣哉？」詔循兩資，差信州教授，兼象山書院長。」按：湯漢，乃番陽三湯之從子，見同治饒州府志卷一八。江南東路饒州，郡爲鄱陽，秦置爲番陽縣。見輿地紀勝卷二三江南東路。

〔三〕荀氏二句，荀彧字文若，潁川潁陰人，見三國志魏志卷一〇本傳。楊敬之字茂孝，號州弘農人，楊憑猶子。見新唐書卷一六〇本傳。

病後訪梅九絕

夢得因桃數左遷，長源爲柳忤當權。幸然不識桃併柳，却被梅花累十年〔一〕。鄴侯詠柳云：「青青東門柳，歲晏必憔悴。」楊國忠以爲譏己。

二

先生歲晚被人疑，梅畔渾無一字詩。明月清風愁併案，野花啼鳥怕隨司。

三

區區毛鄭號精專，未必風人意果然。犬彘不吞舒亶唾^三，豈堪與世作詩箋？

四

和靖林間欬嗽時，一邊覓句一邊饑。而今始會天公意，不惜功名只惜詩。

五

老子無糧可禦冬，強鳴饑吻和寒蛩。舍南舍北花如雪，止嚙清香飽殺儂。

六

與梅交絕幾星霜？瞥見南枝喜欲狂。便欲佩壺携鐵笛，爲花痛飲百千場。

七

一聯半首致魁臺，前有沂公後簡齋。自是君詩無警策，梅花窮殺幾人來？

八

春信分明到草廬，呼兒沽酒買溪魚。從前弄月嘲風罪，即日金雞已赦除。

九

菊得陶翁名愈重，蓮因周子品尤尊^三。從來誰判梅公案？斷自孤山迄後村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「夢得」四句，舊唐書卷一六〇劉禹錫傳：「元和十年，自武陵召還，宰相復欲置之郎署。時禹錫作遊玄都觀詠看花君子詩，語涉譏刺，執政不悅，復出爲播州刺史。……居十年，召還京師，……重遊茲觀，……因再題二十八字，以俟後遊。其前篇有「玄都觀裏桃千樹，總是劉郎去後栽」之句，後篇有「種桃道士今何在，前度劉郎又到來」之句。」唐詩紀事卷二七李泌引鄴侯家傳云：「泌賦詩譏楊國忠，曰：「青青東門柳，歲晏復憔悴。」國忠訴於明皇，上曰：「賦柳爲譏卿，則賦李爲譏朕，可乎？」李泌字長源。「幸然」二句謂梅花詩案。後村於嘉定十四年初作落梅詩，有「東風謬掌花權柄，却忌孤高不主張」語。詩列於南嶽詩稿中，寶慶元年，陳起刻江湖

集，收南嶽稿。本書卷一九四林希逸撰後村行狀載：「言官李知孝、梁成大箋公落梅詩與朱三鄭五之句，激怒當國，幾得譴，安晚鄭公時在瑣闥，力爲釋辨以免。」梁、李同爲言官，事在寶慶二年，下至端平元年，以權臣斃命，詩禁開解爲九年，故有「累十年」之說。今叢錄有關詩案諸說於後。葉真愛日齋叢鈔卷三：「余聞劉潛夫端明少年落梅詩云：『東風謬掌花權柄，却忌孤高不主張。』遂得罪。」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四：「渡江以來，詩禍殆絕，惟寶、紹間中興江湖集出，劉潛夫詩云：『不是朱三能跋扈，只緣鄭五欠經綸。』又云：『東風謬掌花權柄，却忌孤高不主張。』敖器之詩云：『梧桐秋雨何王府？楊柳春風彼相橋。』曾景建詩云：『九十日春晴景少，一千年事亂時多。』當國者見而惡之，並行貶斥。景建布衣也，臨川人，竟謫春陵死焉。其往春陵也，作詩曰：『杖策行行訪楚囚，也勝流落嶠南州。鬢絲半是吳蠶吐，襟血全因蜀鳥流。徑窄不妨隨繭栗，路長那更聽鉤輅？家山千里雲千疊，十口生離兩地愁。』瀛奎律髓卷二〇引後村此二詩，方回注云：「潛夫淳熙十四年丁未生，二十五爲靖安尉。嘉定中從李大江淮制幕，監南嶽廟以歸。詩集始此。初有南嶽五稿，此二詩，嘉定十三年庚辰作，年三十四，時正奉祠家居。後從關巡廣西帥蜀，知建陽縣。當寶慶初史彌遠廢立之際，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，凡江湖詩人皆與之善。宗之刊江湖集以售，南嶽稿與焉。宗之賦詩有云：『秋雨梧桐皇子府，春風楊柳相公橋。』哀濟邸而誚彌遠，本改劉屏山句也。敖臞庵器之爲太學生，時以詩痛趙忠定丞相之死，韓侂胄下吏逮捕，亡命。韓敗，乃始登第，致仕而老矣。或嫁「秋雨春風」之句爲器之所作，言者